

苏州人民解放斗争故事选

拂晓之前



中共苏州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

苏州人民解放斗争故事选

拂晓之前

中共苏州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

一九八九年一月

编 审	谢效正
	乔家霖
责任编辑	张烈明
编 辑	龚耀明
	戴国兴

拂 晓 之 前

中共苏州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
江苏省苏准印(88)第304号
苏州市机关印刷厂印刷
开本 32开 印数 20000册

目 录

前 言	(1)
南丰之战	张纪荣 (3)
智取巨款	顾棟华 (6)
擒“狼”记	黄瀛舫 (8)
智探敌情	黄瀛舫 (13)
秘密交通线	黄瀛舫 (16)
虎口夺粮	张纪荣 (21)
双山沙登陆战	张纪荣 (26)
闪烁的“航标灯”	秦秋祥 (30)
血染梅林庙	华永义 (35)
金豎除霸	郁振国 (38)
夜送敌情	钱荣生 郁振国 (42)
运枪记	华永义 (46)
西京脱险	张祖林 (49)
天堑使者	华永义 (52)
烟厂女工闹罢工	龚耀明 (55)
助学运动故事片断	戴国兴 (59)
一次不寻常的劳资评断会	龚耀明 (62)
抽旆园里的营火晚会	龚耀明 (65)
黎明前的战斗	戴国兴 (68)
虎穴寻踪	戴国兴 (71)
闹租栈	王治平 (76)
奇袭古里镇	黄 忠 黄锡之 (79)

枪打“猢猻头”	王 璠 (84)
血染庄浜桥	沈秋农 (88)
任天石在狱中	黄绳之 (91)
宁死不屈	王治平 (95)
智送国民身份证	沈秋农 (98)
夺枪记	徐佑永 张勇勤 (101)
古镇惨案	任传济 徐佑永 (105)
智闯铁路关	徐佑永 刘景德 沈永慧 (110)
泰来桥堍“卖布女”	徐佑永 刘景德 (113)
送信	徐佑永 俞 前 (117)
护校纪实	杨熙华 徐佑永 沈永慧 (120)
击退“龙天飞”	张仲麟 徐佑永 (124)
特殊使命	毕锡潮 (127)
春游	庞锦珠 (130)
大众书报社	俞念椿 (133)
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	毕锡潮 (137)
智渡长江	庞锦珠 (140)
角直谈判	汤良保 (144)
忘年之交	毕锡潮 (147)
佯攻项桥	王大经 (150)
智斗“唐豁嘴”	黄建平 (153)
怒砸乡公所	陈思新 (156)
取枪记	陈 岗 (159)
一张地图的故事	邢士鹤 (162)
葛隆枪声	陆 泰 (165)
迎接黎明的战斗	王大经 (169)
解放斗争概述	张烈明 (173)

前 言

1949年4月27日，古城苏州宣告解放，吴县、常熟、吴江、昆山、太仓等县，亦于5月13日前相继获得新生。值此解放40周年之际，我们将这本《苏州人民解放斗争故事选》奉献给当前正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辛勤工作的广大读者，奉献给40年前为苏州地区的解放而忘我奋斗的革命前辈，并以此缅怀在解放斗争中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

从抗战胜利到苏州解放的三年零八个月时间里，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苏州地区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各种形式公开地或秘密地同国民党统治当局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冲破了黑暗，迎来了黎明，配合渡江南下的人民解放军，使锦绣江南、鱼米之乡获得解放，开始谱写社会主义的新篇章。

几年来，我们在征集整理解放战争时期党史资料的过程中，接触到许多生动史料。为了使党史工作更好地为现实服务，我们在各县（市）党史部门的通力协作下，编写了这本《故事选》，它以真实的革命史料为依据，反映解放斗争的艰苦历程，讴歌先进人物的英雄事迹。愿我们和青少年一代从中吸取珍贵的营养，继承前辈的革命理想和宏伟事业，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和光荣革命传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夺取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更大胜利。

这些革命故事，发生在“拂晓”前的苏州城区和广大农村，为了便于读者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我们收录了《解放斗争概述》一文，代作本书的后记。

由于我们水平所限，时间仓促，还有许多故事来不及编入这本册子，已收入本书的也难免有错漏之处，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中共苏州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

1989年1月

南 丰 之 战

张 纪 荣

1945年10月20日夜，月朗风清。劳累了一天的人们已经安然入睡，整个南丰镇显得分外安谧、宁静。然而，镇中恒德堂药店却十分繁忙，门前天线耸立，室内灯火通明，“嘀铃铃”的电话铃声时起时落，收发报机正“嘀嘀嗒嗒”响个不停。这里是新四军苏浙军区第二纵队司令部的临时驻地。抗战胜利后不久，该部奉党中央的命令，为谋求和平民主，执行《双十协定》，忍痛离开自己浴血奋战建立起来的浙东抗日根据地，主动撤向长江以北。十多天来，该部所属三支队、金萧支队、警卫大队、军政干校及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和一批随军北撤的地方干部，共五、六千人，在政委谭启龙、参谋长刘亨云率领下，经奉贤、青浦、太仓、常熟等地，于这天下午来到沙洲南丰。南丰人民见到远道而来的子弟兵，分外亲热，有的送茶水，有的搁床板，有的打地铺，忙得热火朝天。一时间，整个南丰镇上家家户户都住满了新四军。此刻，经过长途跋涉的数千名战士，已经进入甜蜜的梦乡，而纵队首长正运筹帷幄，部署着明天的北撤。

圆月西移，万籁俱寂。突然，“砰砰砰”……东南方向响起急骤的枪声。紧接着，东面和南面也相继枪声大作。呼啸的子弹，划破了宁静的夜空，惊醒了熟睡的战士。大家一骨碌从铺上爬起来，刀出鞘，弹上膛，作好战斗准备。面临

敌军压境，我纵队首长镇定自若。他们考虑到我军刚到南丰，立足未稳，地形不熟，敌人突如其来，行动诡秘，情况不明。因此没有贸然作出反击的决定。经过周密分析，遂令金萧支队负责警戒，守住进入镇内的各条道路，拒敌于南丰镇外，并派侦察参谋黄挺率部侦察敌情。

侦察分队很快摸清了敌情。原来，正当我军为谋求和平民主而主动北撤的时候，蒋介石却背信弃义，调兵遣将，袭击我方，妄图将我军消灭于北撤途中。国民党别动军第13纵队司令熊剑东，奉第三战区常镇守备指挥部孙元良之命，率部2000余人，集结于福清港口，妄图以逸待劳，伏击我渡江部队。谁知我军直插南丰，准备经沙洲渡江北撤。敌人枉费心机，徒劳无获。扑空后，熊剑东这个原伪中央税警总团团长，并不死心，依仗着优良的日式装备，企图与我决一高下。他连夜集合队伍，声嘶力竭地给部下壮胆打气：“共军连日行军，疲劳已极，而今被我迫至江边，背水不利，我必可将其全部歼灭。”“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弟兄们，升官发财的时机到啦！”随即兵分三路，进袭南丰镇。

面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我军指战员无比愤慨。纵队首长掌握敌情后，下达了反击的命令。21日清晨，我军在谭启龙、刘亨云等纵队首长指挥下开始反击。三支队二大队配备了炮连和重机枪连，在支队长蔡群凡、大队长余慕耕、教导员周柏生率领下，从南面出击。警卫大队长王荣贵，率部从东面出击。两路铁军形成钳形攻势，对敌实施包围、夹击。战士们不顾长途跋涉的疲劳，犹如猛虎下山，猛打猛冲，直插敌后，以断敌退路。一时间，枪炮声、喊杀声，震天动地。敌人虽然装备精良，但不堪一击，在我军猛烈反击下溃

不成军。其中一路敌军被我三支队二大队包围于火烧圩，欲进不能，欲退不成，死的死，伤的伤，最后纷纷呼喊“四爷（指新四军）饶命”，“四爷饶命”，举起索索发抖的双手投降了。其余两路敌军一看苗头不对，拔腿就逃，警卫大队战士乘胜追击，直至福山脚下。

10时许，战斗胜利结束。经打扫战场，共毙敌数十人，俘敌百余人，缴获日式小钢炮两门，轻机枪两挺，步枪100多条，短枪30多支及一大批弹药。我军打了胜仗，士气更加高昂，准备继续北撤。这时，苏中六地委书记钱敏，六分区司令包厚昌，奉命率部从无锡赶到沙洲接应。第二天，苏中六地委、六分区司令部和中共沙洲县委、县政府一起，于年旺街召开军民大会，欢迎苏浙军区第二纵队的到来，共庆南丰之战的胜利。苏浙军区第二纵队向沙洲赠送了许多枪支弹药，装备地方武装。沙洲人民杀猪担酒，热情慰问子弟兵。军民沉浸在无比欢乐之中。

（根据谭启龙、刘亨云、钟发宗、唐炎、叶青达、周柏生、焦康寿、李桐明等的回忆及1945年10月29日《新华日报》、《新四军浙东纵队史实概要》等资料和当地群众的回忆编写）

智 取 巨 款

顾 棣 华

1947年初夏，正是稻田新绿，棉苗破土的季节。我华中主力北上山东后，苏南敌后斗争的经济失去支援，武工队面临断炊的威胁。十地委常委、军事部长包厚昌派遣通讯员唐云清通知沙洲武工队，从速解决一笔经费，以支援澄锡虞地区的敌后斗争。任务急如星火，支持澄锡虞义不容辞。武工队正副队长何洛、成国粹连夜召集会议，研究办法。当时，沙洲武工队建立不久，力量单薄，无力公开征粮征税，而当地群众几经日伪掠夺，又遭国民党政府的搜刮，已是人穷财尽，民不聊生，无力捐款支援，因此讨论决定：以隐蔽的面目，向国民党在沙洲的官僚资本企业和恶霸地主武装集款。这既可拿它们的钱支持我武装斗争，又可直接打击它们的势力，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

时隔不久，武工队从地方人士茅千里那里获悉，东兴乡农业合作社（国民党“中国农民银行南通支行”的下属机构）将于6月16日去南通支行领回一笔款项。便决定在当天晚上武装袭取，并通过内线作了周密的安排。随后，武工队通过在南通县五区三乡联防自卫队任班长的陈德章，弄来几套军装和几支长短枪，由何洛、成国粹率领季万青等5人，化装成国民党部队的散兵游勇，预先隐蔽在东界港附近，待夜幕降临后，进行突袭。

6月16日夜，是个没有月亮的夜晚。10时许，长江边的东界港小镇已是一片沉寂，劳累了一天的农民和商人早已进入梦乡。在江风吹着芦苇的沙沙声和田野里疏疏落落的蛙叫声中，武工小组凭藉微弱的星光，悄悄地绕过封头坝敌军哨所，避过镇上的自卫团驻地，插到东兴乡农业合作社门口，用突袭的方法，破门而入。里面仅有合作社理事长茅千三1人，他面对全副美式装备的散兵游勇，惊得目瞪口呆，嘴里“老总，老总”叫个不停，企图用缓兵之计，拖延时间，考虑对策。此时，何洛果断地下令将其捆绑起来，强行搜索，顺利地袭获了“中国农民银行南通支行”的一笔巨款，约6千万法币。袭款成功后，武工队随即撤离。走时，佯装兵勇，鸣枪两响示威。待敌三乡（南兴、东兴、裕兴）自卫队闻声赶来时，武工队早已不见踪影。陈德章领着自卫队沿大路搜索，而武工队则循小路向西直奔，在晨光熹微中，安全撤至沙洲西部。

这次智袭合作社，情报准确，组织缜密，行动迅速，胜利完成了任务。所获经费，及时地支援了澄锡虞敌后武装斗争和城市地下党。

（根据包厚昌、何洛、成国粹等的回忆和有关报刊资料编写）

擒“狼”记

黄 瀛 舫

变 故

1947年夏，沙洲县武工队虽然建立才两个多月，只有七八个人，名声却蛮大了。后塍一个伪保长欺压百姓，作恶多端，被武工队就地正法。一个伪乡丁下村抓壮丁，也被武工队员和百姓一起打死。“新四军回来了！共产党回来了！”这消息传遍村村庄庄。群众欢天喜地争相传告：“昨天深夜，我一党醒来，听见武工队经过这里，嗨，听脚步声足足有一二百人。”“武工队，一式便衣打扮，腰佩短枪，个个虎背熊腰，力大无比。”人们越说越玄。这一下，伪乡、保长再不敢肆意横行，伪乡丁也不敢单独下村抓丁抢粮了。武工队不管到那里，都受到群众的热情接待，真是鱼水情深。

八月的江南，天气特别炎热。按理，这是个乘风纳凉的季节。可是这几天，沿江村庄的家家户户，天还没黑透，就早早地关门闭户了。武工队怕惊动群众，只得夜宿竹园或坟地。群众情绪为什么反常？为此，武工队长何洛单身一人钻进一个瓜棚里，这是武工队的秘密联络点。看瓜老头是抗战时期入党的老党员，一见何洛，赶紧招呼说：“何队长，你来得正好，我正想找你汇报这里的情况呢！”原来，最近沿江来了一伙土匪，为首的是抗战时期曾参加海沙区武工队的

葛桂荣。他们每天晚上出来打家劫舍，绑架、抢劫、奸污妇女。葛桂荣还气势汹汹地对老百姓说，“我们是新四军！老子为你们赶走了日本鬼子，你们还不应该慰劳慰劳我们！”何洛听完汇报，皱着眉头问：“群众有没有向伪区、乡公所报告？”“我们去报告过。伪区、乡公所有时 also 派自卫团出来抓捕，但追赶一阵也就回去了。”

约 会

这天清晨，天气特别闷热。天空四周，黑云阵阵，这是暴风雨到来的前兆。何队长刚起身，就有个武工队员来找他。这个队员，过去和葛桂荣一起在海沙区队，还沾些亲戚关系。昨天葛桂荣找到他，请他捎来一封信。何队长打开一看，来信大意是：听说武工队回来了，葛桂荣愿意带枪支、人员归顺，请何队长约定时间，在校兴街北市梢茶楼西隔壁面谈，立等回音。“葛桂荣这家伙，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何队长沉思片刻，对捎信来的武工队员说：“今天你设法找到葛桂荣，告诉他，我们欢迎他归顺，但有几个条件：第一、不能再干绑票、抢劫这些坏事；第二、枪械要全部交出；第三、人员去向以后再定。谈判地点听他的，时间在今晚11点正。”

校兴街北市梢茶楼的西隔壁是个赌场，位置靠近大路。晚上10点不到，暴风雨刚过，四周还是一片漆黑。赌场的大门和后门口，有几个便衣在那里转游。大路旁埋伏着一二十人，他们手持短枪，杀气腾腾，如临大敌。“当！当！当！”时钟刚敲响11点，早就潜伏在茶楼里的何队长，带着

两个随从，从侧门走进赌场。他呷了两口茶，假装生气地说：“怎么搞的？葛桂荣不守信用，时间到了还不来，我们走！”说完，不顾招待员的挽留，又从侧门昂首离开了赌场。一会儿，几个“青年农民”从南向北沿大路转了一圈。早已埋伏在大路旁的葛桂荣，远远地看见，以为何队长来了，得意地说：“这一下何洛中计了。走，赴约去！”一到赌场，知道何洛早已来过，惊怔之下，只得狠狠地说：“算了！撤退。”

决 策

“对葛桂荣这支队伍，是争取，还是剪除？”中共沙洲工委书记朱帆和武工队正、副队长集中在一间小草屋里，悄悄地进行着讨论。抗战时期担任过海沙区委书记的武工队副队长成国粹，对葛桂荣其人了解得最清楚。他说：“葛桂荣原是地痞出身，终日游手好闲。1944年冬参加革命，担任区队副。《双十协定》后，他随党、政、军人员一起北撤，在苏北过不了艰苦生活，自动离队，到无锡贩大猪去了。不久，投靠国民党无锡团管处。现在葛部二十来人，大都是地痞、流氓、土匪。”“据沿江几个村报告，近日来，葛部还是天下村抢劫、骚扰，看来他归顺是假。”

正在议论间，工委委员李桐明冒着满头大汗，风风火火地赶来了。他向大家汇报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今天，他在年旺街找到晨阳区伪区长，经过教育争取，他透露了一个情况：葛桂荣又投靠了国民党江阴县政府，伪县长徐玉书布置葛要打我内部，妄图把我武工队一网打尽，同时密令晨阳区

公所，对葛部必须佯装追捕，掩护葛部活动。这样，情况已经十分清楚，葛部不仅仅是一群打家劫舍的土匪，而且还想把黑手伸向革命内部，是一只十足的恶狼。对付这只恶狼的上策，是将计就计，坚决剪除。

擒 “狼”

两天后的深夜，在校兴街东北10里许，有个小村子常家埭，最西面的一户人家，大门敞开着，堂屋里点着一盏煤油灯，一只小狗安静地趴在门口。整个村子静悄悄的。一会儿，远处传来几声犬吠声，由远而近，由小而大，附近村庄的狗互相呼应着，连堂屋里的这只小狗也赶出门去，“汪！汪！汪！”大声喧叫起来。“家里有人吗？”“谁？”里屋有人问。“我，葛桂荣。”口气十分傲慢。屋主人连忙拿着油灯迎出门外，隐约看见几个人影晃动。“葛队长，请里面坐。”“何洛不是约好今晚在这里和我碰头吗？”葛桂荣进门四下一看，大大咧咧地坐下来问。“何队长他们等了一会，被前面村子的老王请去喝酒了。他们请你一起去喝酒。”“怎么，又叫我到前面村子去喝酒？”葛桂荣有点怀疑地问。这时，一个武工队员从前村走来，手里提着一大瓶酒，一见葛桂荣，马上热情地邀请：“葛队长，我酒都打来了。快！和我一起去。”不容葛回答，拉着就走。

老王家里，鱼、肉、鸡、蛋，满满的一桌子。何洛、成国粹和几个武工队员都在那里，一见葛桂荣到，都迎出来邀请。葛本来嗜酒如命，一见满桌的酒菜，便半推半就地“赴宴”了。酒过三巡，葛有些微醉，在门外警戒的武工队员，

陡然闯进来报告：“外面发现情况。”何队长立即下令“撤！”还没等葛桂荣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两个武工队员把他挟着就走。东转西弯的走了一阵子，到一个坟地里，大家席地而坐，把葛桂荣围在中间。这时，何队长开腔了：“葛桂荣！你是真归顺还是假归顺？”“归顺还会是假的。”葛嘻皮笑脸地回答。“那你为什么不听我的忠告，昨晚还在朝东圩埭抢劫、杀人。我看你归顺是假，破坏是真！”何队长严厉地责问。“破坏？我没破坏。”葛桂荣急着申辩。“没破坏，那你为什么要打着共产党、新四军的旗号去抢劫；为什么要残害百姓；为什么和我们约定谈判，却埋伏一支武装？”一连串的提问，使葛桂荣低下了头，无言以答。接着，何队长严正宣布：“来人！绑起来审讯。”

经过一番审讯，葛桂荣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只得交代自己如何投靠敌人，打着新四军的旗号抢劫，破坏新四军的声誉；利用约会抓住何洛、成国粹，向伪县长请赏；假归顺打入我内部，企图一网打尽；……。审讯结束，武工队将葛秘密处死，并挖坑深埋，盖上草皮。10多天以后，江阴县长还在为葛不向他汇报情况而发火呢？他不知道，这只“恶狼”早已被我神不知鬼不觉地处置了。

（根据何洛、成国粹、李桐明等的回忆编写）